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學思部總論

易經 艮卦 繫辭下

書經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商書 說命上 周

中論 治學

韓詩外傳 論學思一則

周子通書 思

楊龜山集 答胡德輝問

近思錄 學思

朱子小學 嘉言

朱子大全集 答方黃王 答曾光祖 答蘇晉

朱子全書 思慮 答吳伯豐 答都昌縣學諸

大卿 答王子合 記疑

性理大全 思慮

王陽明集 答歐陽崇 答周道通 答友人問

曹子汴語錄 乾嘉筆記

荆川稗編 心思

學思部藝文

思堂記

宋蘇軾

思學齋記

元虞集

耳目之官

明鄒元標

學思部紀事

學思部雜錄

學行典第一百五卷

學思部總論

易經

艮卦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也

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

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

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繫辭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

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

者亦狹矣全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

理之自然入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

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

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

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

百无不應者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

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

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

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

然乃所以為人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

也

書經

虞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

卑陶謨

慎厥身修思未

傳思未則無淺近之謀

商書說命上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恭恭敬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

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

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

偶然而得者也

周書洪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全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

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

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學思部總論

易經 艮卦 繫辭下

書經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商書 說命上 周

中論 治學

韓詩外傳 論學思一則

周子通書 思

楊龜山集 答胡德輝問

近思錄 學思

朱子小學 嘉言

朱子大全集 答方黃王 答曾光祖 答蘇晉

朱子全書 思慮 答吳伯豐 答都昌縣學諸

大卿 答王子合 記疑

性理大全 思慮

王陽明集 答歐陽崇 答周道通 答友人問

曹子汴語錄 乾嘉筆記

荆川稗編 心思

學思部藝文

思堂記

宋蘇軾

思學齋記

元虞集

耳目之官

明鄒元標

學思部紀事

學思部雜錄

學行典第一百五卷

學思部總論

易經

艮卦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複也

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

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

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繫辭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

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

者亦狹矣全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

理之自然入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

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

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

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

百无不應者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

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

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

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

然乃所以為人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

也

書經

虞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

卑陶謨

慎厥身修思未

傳思未則無淺近之謀

商書說命上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傳恭恭敬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

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

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

偶然而得者也

周書洪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全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

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

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

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韓詩外傳

論學思一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

周子通書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注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于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楊龜山集

答胡德輝問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聖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聖而君子于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于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于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近思錄

學思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子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

多室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原于思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于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關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先生每讀書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

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朱子小學

嘉言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而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朱子大全集

答方賓王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竊意學謂觀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始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耳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于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答蘇晉叟

學原于思不思則不得竊復以謂觀得之心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著觀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朱子全書

思慮

德輔云思曰磨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于後世何用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學原于思思所以啓發其聰明蔡問程子曰要思思慮便是不思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去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答吳伯豐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

却反成不靜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不足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答郭希呂

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于義理耳

答陳安卿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

答程大卿

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

答王子合

所論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于彼者專則繫于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記疑

問思慮紛擾如何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某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

紛擾之已然哉
性理大全

思慮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于苦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
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
做他心主不定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
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泛乎其思不
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呂與
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
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
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竊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
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
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
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磨磨作聖
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
遠矣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領思
字君子有九思思曰慮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
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
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
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
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何得何也不思
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
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
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有理之當然也猶

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
曰明日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
則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王陽明集

答歐陽崇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
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
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
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慮出
來若安排思慮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之弊大率非
沈空守寂則安排思慮索得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
又著後一病但思慮亦是良知發用其與思慮安
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磨磨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
沈空守寂與安排思慮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
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
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
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
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擾擾良知亦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非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
體認之耳

答周道通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
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
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
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

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于無也須是不
滯于有不墮于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
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
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
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塗云百慮則
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
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
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慮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
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
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
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
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
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
有兩事也

答友人問

問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行
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
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
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
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
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
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

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與黃勉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于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于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鄭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曹子汴語錄

乾臺筆記

昔在孔門示人入道惟學與思思以參理學以履事

事無巨細勿輕放過理極精深直窮到底學得思以通微悟門乃開思得學而貼實理境乃熟並進無數日日如是

荆川稗編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于思終于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病僕之承蠅豈更于思乎

學思部藝文

思堂記

宋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慮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

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執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慮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思學齋記

元虞集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于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閒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于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渙如不一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于本書之意未幾去隱于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于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再以思學之記來索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

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于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于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達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于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思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偶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于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于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于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亂之速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于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乃在于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因以爲記

耳目之官 明鄭元標

思者聖功之本學而不思則罔便爲耳目引去耳好聲目好色聲不但淫辭邪曲爲聲令聞廣譽皆墮聲

聞色不但淫欲美好爲色即行違內荏皆屬色取耳以靈用目以神用孟子夫子目之爲物可哀矣曰蔽者窒滯不通之謂曰交者憧憧往來之謂一到蔽則朋從爾思種種禮儀恭敬無實盡是物誘濟濟交游豈皆道義盡屬塵緣只見物不見我豈否倒置是非混淆引到小人地步斷送一生雲消雨散客罷庭空嗟其何及故曰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僕人生落地來有至尊至貴不與物對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非懸想揣摩之謂必由學而思學思有十年勤苦亦得者有二十年勤苦未斷疑情者未得如浪子去鄉越馳越遠既得如衣內寶珠不煩外索才見得我大而物小我重而物輕

學思部紀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于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皐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聞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聞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後漢書張衡傳衡通五經貫六藝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

王充傳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

楊厚傳厚父統感父遺言從健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

郎顗傳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動心銳思朝夕無倦荀淑傳淑子爽幼而好學耽思經書屢辟不行徵命

不應

侯瑾傳瑾性篤學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徙入山中覃思著述

晉書荀頤傳頤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頤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

范汪傳汪子寧少篤學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索襲傳襲處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

北史馮偉傳偉少從李寶鼎學後還鄉里專精草思無所不通

馬敬德傳敬德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畱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

朱子小學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自言以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宋史張載傳載辟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張洽傳洽從朱嘉學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遍神鬼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

張栻傳栻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

黃幹傳幹受業朱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

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口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元史黃澤傳澤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

明外史趙汭傳汭有志聖賢之學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汭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

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雖初鳴輒起而冷心默坐涵養本源

以爲致思之地由是造詣精深于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于春秋

吳與弼傳與弼好讀書不知晝夜或達次或枕上或田間默誦精思不雜他念即天文地理曆律醫卜亦皆究其說

吾母傳母學專爲己不溺詞章記誦之習里居二十餘年鄉邦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先後千餘人率授以太極西銘諸書且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訓

李承其傳承其開陳獻章倡道于江門往師焉獻章與之登臨中古賦詩染翰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不語者獨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承其深思而自得之久之有所悟入歸築堂于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

范瑾傳瑾博考羣經仰讀備思恍然有悟謂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弗及也

盧可久傳可久有志聖賢之學聞王守仁倡道山陰

偕同邑程梓往師事之刻厲精思盡得其指要張後覺傳後覺早歲聞良知之說于縣教諭顏翰欣然有省遂精思力踐

鄧元錫傳元錫杜門著書踰三十年五經皆有成書研精殫思閱深博奧一時學者莫不推尊之

學思部雜錄

管子心術篇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

內業篇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

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莊子繕性篇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荀子性惡篇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然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

韓非子解老篇思慮熟則得事理

揚子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鑿諸有玉者錯諸不鑿不錯焉攸用鑿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報螟蟊之子蝨而逢螺贏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
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

方言思部雜釋鬱鬱懷怒惟慮願念靖慎思也晉宋
衛魯之間謂之鬱鬱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
念常思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靖秦晉或曰慎凡思之
貌亦曰慎或曰怒

抱朴子尚博篇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

博喻篇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

游宦紀聞莊子云憂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憂止一足蛇雖無足
行疾于蛇蛇行雖疾于蛇豈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
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最
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
勝者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
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
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才發念便到
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于
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
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教學部總論一

易經 蒙卦 臨卦

書經 商書說命下

禮記 曲禮上 王制 文王世子 內則 學

文子 道義

呂氏春秋 論學

韓詩外傳 論立教一則

劉向說苑 立本

揚子法言 學行篇

周子通書 聖賢

近思錄 教學

朱子全書 教人 同安縣論學者 論諸生

漳州龍溪縣學記 答黃道卿 答歐陽希

范伯崇 答林謙之 答林擇之 答呂伯恭

應朝 答孫仁甫 答張敬夫 答劉公度

朱子大全集 答縣德翁 答吳宜之

學行典第一百六卷

教學部總論一

易經

蒙卦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本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

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我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叩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義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大雨軒張氏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臨卦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欺也大雪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

書經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一百六卷教學部

商書說命下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惟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全大陳氏雅言曰能自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必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於學終之教人亦念念不忘常在於學此爲學之極功也

禮記

曲禮上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注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王制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注此言簡不肯以拙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又

樂正崇四衛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注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人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又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注七教司徒所掌教與民德明則不渝

文王世子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全大長樂陳氏曰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以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

又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全大嚴陵方氏曰樂由中出故以之修內禮自外作故以之修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

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全大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道也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傳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全大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夫德之所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內則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注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嚴陵方氏曰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在席之上讓而坐下鴈酒豆內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也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注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全大程子曰古人爲學也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性急則佩章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游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注陳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繼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學記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全大馬氏曰能自強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全大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

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
精專次第而備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
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
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
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臨川
吳氏曰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
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
每三年則卿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

又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注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
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大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者必
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爲君使之
事使之肄習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注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
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
進其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注以二物爲朴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未上禴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
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注禴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
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秋視學之禮使觀而

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
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
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
息焉遊焉

注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
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
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
學也凡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與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藝即三者之
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與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
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
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
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又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詠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
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
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
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注言今之教人但吟詠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
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
一端故云言及於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
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
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詠而言及於數則與時

教必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
所施者常至於特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
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
其用工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
也

注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
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
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
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
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屬
而進爲言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雖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

大宋嘉穀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
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
爾雖施而不遜則固當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緒
不施也獨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
燕朋謂昵於朋比燕辟謂昵於放辟昵於朋比則
人自爲學不顧其師昵於放辟則自以爲是不力
於學教之不行由此其故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

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氣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人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難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者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再求之今女晝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戒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注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戒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又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注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使之柔

合以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輓撓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翫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全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

文子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

勸學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

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名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確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應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會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會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耶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何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韓詩外傳

論立教一則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劉向說苑

建本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難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鎔鎔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揚子法言

學行篇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麗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周子通書

師

聖人立教傳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致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聖蘊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召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近思錄
教學

教學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傳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貼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逸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愈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廙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皆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與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

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無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出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閻巷童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

不得與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蓋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友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教人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之不及也白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來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教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習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胥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道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

夫做去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聞到那田地又接上些子不會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簡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會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狠狠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而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祕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道理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同安縣論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

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諄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某所企而深望也

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才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十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焉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

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論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思法制之不立而思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草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與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

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成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

與田侍郎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爲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小假期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漳州龍巖縣學記

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休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

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茂實大聲聞將有自然不可掩者矣

答黃直卿

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集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足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答歐陽希遜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圖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答孫季和

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答滕德粹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鍼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頗會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范伯崇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強求知也

答林謙之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